

五加

39387

列 寧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黨綱的報告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39387

1238

1919.3.3

K.6

列 寧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黨綱的報告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二十三日



F28685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401

列 寧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黨綱的報告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西南新華印刷廠重慶廠印刷

潤(510) 1953年7月北 京 第 一 版
字數：30,000 1953年9月重慶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В. И. ЛЕНИН

ДОКЛАД О ПАРТИЙ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НА VIII СЪЕЗДЕ РКП(б)

ДОКЛАД О РАБОТЕ В ДЕРЕВНЕ
НА VIII СЪЕЗДЕ РКП(б)

本書是按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寧文選》（兩卷集）中的「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及「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兩文排印的，曾根據《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二十九卷中的原文，修改了譯文底若干字句。

目 錄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	一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三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鼓掌）同志們，根據我們和布哈林同志商定的分工報告辦法，我負責來說明委員會對於許多具體而最引起爭論或使黨現時最爲關心的諸條文的觀點。

我首先把布哈林同志在他報告末尾說到我們委員會內部發生爭論的一些條款，作一簡單說明。第一，這就是綱領總論部分結構底性質。我覺得布哈林同志在這裏把委員會大多數爲什麼絕不同意從黨綱內勾去所有關於舊資本主義條文的理由，敘述得不完全正確。照布哈林同志的說法，有時令人覺得，似乎委員會大多數害怕人們非難這點，害怕人們責備委員會大多數不够尊敬往事。毫無疑義，這樣來敘述委員會大多數人的立場，那末這種立場就很可笑了。但這與事實遠遠不相符合。委員會大多數之所以否決這種企

圖，是因為這種企圖不正確，因為這種企圖不適合於實際情況。不帶資本主義主要基礎的純粹帝國主義從來都沒有過，現在任何地方沒有，將來也是決不會有的。把財政資本主義描寫為似乎沒有絲毫舊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是關於新迪加、卡特爾、托拉斯、財政資本主義所得出的不正確的總和。

這是不正確的。這對於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以後時代，是特別不正確的。以前恩格斯在一篇論到未來戰爭的文章中就已寫過，他說，未來戰爭比之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將要破壞得更加殘暴得多，人類將要大大退化，人工造成的工商業機構將要遭到破產。戰爭開始時，社會主義叛徒和機會主義者曾誇揚資本主義底生命力，而把我們稱為「狂信家或半無政府主義者」來加以嘲笑。他們說：「看呵，這種預言並沒有實現。」事實證明，這僅僅對於很少幾個國家並且是在很短時期內才是正確的！「那知現在，不僅在俄國，不僅在德國，並且在各戰勝國中也開始了這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大破壞，其表現往往是取消着這類人工造成的機構，恢復舊的資本主義。」

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說可以來試試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破壞情景作一完整的描寫，那時我們反駁過他，在這裏我也要來駁斥他的這種意見，說：你去試試看，你也說

會知道這是不會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曾作過一次這樣的嘗試，結果他也只好自行放棄。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作到這點，那末布哈林同志便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因為他對這個問題研究得非常多，又研究得非常詳細。我敢斷言，這樣的嘗試決不會成功，因為這裏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我們俄國此刻正經歷着帝國主義戰爭後果和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情景。同時在俄國許多彼此較前更加隔絕的省區內，我們往往遭逢着資本主義底復活及資本主義最初階段的發展。要想跳出這種狀況是不行的。若照布哈林的心願來寫成黨綱，那末這樣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這樣的黨綱至多也不過是把關於財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最好的描寫重述一遍，但決不是現實的描寫，因為在我們的現實中，恰巧沒有這種完整性。由性質不同的部分所構成的黨綱，是不漂亮的（但這當然不重要），可是另一樣的黨綱，簡直會是不正確的。不管這種龐雜性，不管這種由不同材料所組成的結構是如何不令人快意，如何不够整齊，但我們在很長時期內還是跳不出這種狀況。當我們跳出了這種狀況的時候，我們就會製定出另一個黨綱。可是那時我們已經是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了。而硬說在那時也會像在現時一樣，那就是太可笑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資本主義底許多最原始的基本現象都復活了的時候。就拿運

輸業的破產情形來說吧，這是我們切身所極感痛苦的事。這是在其他國家，甚至連戰勝國裏都有的現象。而在帝國主義制度下，運輸業破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等於退回到商品生產底最原始形式上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究竟什麼是投機小販。這個名詞外國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至於現在呢？你們去和出席第三國際代表大會的同志們談談吧。你們就會知道，原來在德國，在瑞士也有與此相似的名詞發生着。這個名詞是決不能歸納到任何無產階級專政範疇中去的，而一定要把它歸返到最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最低級的商品生產時期中去。

用製定漂亮完整的黨綱的辦法來跳出這個可悲的現實，就無異跳上九霄雲外，無異製定不正確的黨綱。決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客氣暗示的那樣，由於尊敬往事，才迫使我們不得不把舊黨綱中的一些條文插進這裏來。結論就是：一九〇三年在列寧參加下所寫的黨綱，無疑義地是不好的黨綱，但因老年人最愛回憶過去，所以爲了尊敬往事，他們也就在新時代製定的新黨綱中重複着舊的東西。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這樣的傻子本可以拿來譏笑一頓。我敢斷言，並不是這樣一回事。一九〇三年所描寫的那個資本主義，到現今一九一九年時在蘇維埃無產階級共和國，恰巧由於帝國主義底瓦解，由於帝國主

義底破產而繼續存在着。例如，這樣的資本主義在離莫斯科並不很遠的薩馬拉省和維亞得卡省內都可以找到。當內戰把國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時候，我們決不會很快就能脫出這種投機小販現象。因此把黨綱構成另一樣式，便不正確。黨綱上應當說到真實的情形，黨綱內所包括的應當是絕對不容置辯和事實確鑿的東西，只有這樣的黨綱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綱。

布哈林同志在理論上完全了解這點，他說，黨綱應該具體。但了解是一回事，實行却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同志底具體性是對財政資本主義的書本上的敘述。而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看見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在每個農業省區內，我們都看見自由競爭與壟斷工業同時並存。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不與許多部門內的自由競爭同時並存的壟斷資本主義，從來未曾有過，而且也決不會有的。寫出這樣的制度，就是寫出脫離實際生活的不正確的制度。既然馬克思說，手工工場制是普遍小生產底上層建築物，那末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主義便是舊資本主義底上層建築物。把這個上層物一破壞，就會暴露出舊資本主義來。認為彷彿有不包含舊資本主義的完整的帝國主義，這種觀點便是把願望當作現實。

這是容易犯到的一種很自然的錯誤。假如在我們面前真的存在有把資本主義完全改造了的完整的帝國主義，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會輕易千百萬倍了。這就會構成這樣一種制度，那時一切都會唯一服從於財政資本主義。那時就只須把上層拆除，而把其餘一切交給無產階級就行了。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這是實際生活中所沒有的。按照現實發展的情形，必須完全作另一種看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物。當帝國主義崩潰着時，便發生上層物的破壞和根基的暴露。所以如果想使我們的黨綱成為正確的黨綱，就應在黨綱中寫出真情實況。存在有舊的資本主義，它在許多部門中成長到了帝國主義。它的趨向只是帝國主義的。對於各種根本問題只能從存在有帝國主義的這點來觀察。沒有一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可以不根據存在有此種趨向這點來解決的。此刻黨綱上所說的不是這一點。在現實中存在有舊資本主義莫大的基地。存在有帝國主義上層建築物，這上層建築物引起了戰爭，而從這戰爭中產生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始基。要想跳出這個階段是辦不到的。這一事實也就表明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速度的本身，並且在許多年中仍然會是事實的。

西歐革命也許會經過得順利一些，可是爲了改造全世界，爲了改造大多數國家，畢

竟還需要很多很多年。而這就是說，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過渡時期中，也無法跳出這種龐雜紛繁的現實。儘管這個由各種不同部分組成的現實是如何不漂亮，但要一棄了之是決不行的。用另一種方式製成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黨綱。

我們說，我們走到了專政。可是應當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了的。舊的事物千頭萬緒地拖住我們，纏住我們，不讓我們前進一步，或者迫使我們前進得壞，正像我們現時的情形一樣。所以我們說，爲了使人了解我們究竟落到了什麼境況中，就必須說出我們是怎樣走來的，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引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引我們來的，是帝國主義，引我們來的，是原始商品經濟形式的資本主義。必須認清這一切，因爲只有估計現實，我們才能解決例如對中農態度這樣的問題。的確，試問在純粹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怎樣能有中農的呢？須知甚至在普通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沒有過中農哩。如果我們唯一站在存在有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這點上來解決我們對這個幾乎是中世紀現象（即對中農）態度的問題，那我們便絕對不能自圓其說，並且還會碰很多釘子。如果我們要改變對中農的態度，——那就也請在理論部分費心說說，中農是從何處產生的，以及什麼是中農。中農是小商品生產者。這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初步常識，而必須直接說出它，因爲我們

終究還沒有了解這初步常識。如果藐視這一點，說「我們已經研究好了財政資本主義，爲什麼還要來研究這種初步常識！」——那末這種態度就極不莊重了。

至於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我也要這樣說。布哈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把願望當作現實。他說，承認民族自決權是不可以的。民族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一起。我們，無產者，竟要來承認某一可鄙的資產階級底自決權！這真豈有此理！不對，請原諒，這是真情實理。如果勾去這一條，結果你那裏就只會是幻想。你所藉口的，是民族內部發生的分化過程，即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化的過程。可是我們且來看看這分化的經過情形究竟怎樣吧。

例如德國是模範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它在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曾超過美國。它在許多方面，即在技術和生產方面，以及在政治方面，都比美國低些，可是在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在把壟斷資本主義變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方面，曾高於美國。看來這可稱爲模範。但其實那裏的情形又怎樣呢？德國無產階級是否與資產階級分化了呢？沒有！僅僅有關於幾個大城市的消息，說那裏多數的工人反對謝德曼派。但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由斯巴達克團與德國那些可悲至極的孟什維克式的獨立

黨人結成聯盟才達到的，這些獨立黨人把一切精成一團，想使蘇維埃制度和所謂立憲會議結合起來！你看，這就是在這德國發生的情形！而德國還是個先進的國家哩。

布哈林同志說：「我們幹麼要民族自決權？」我應當把他在 一九一七年夏季提議取消最低限度綱領而只留下最高限度綱領時我所駁斥過他的話，拿來重複一遍。我當時回答他說：「上戰場別吹，下戰場再吹吧」。我們首先要奪得政權，再稍微等等，然後我們就要這樣做的。果然，我們奪得了政權，也稍微等了一些時候，現在我同意來這樣做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全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已經打退了威脅我們的第一次逼攻，現在這樣來做是適宜的了。關於民族自決權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說：「我只願意承認各勞動階級底自決權」。這就是說，你所願意承認的，是除俄國以外，實際上在任何一國都還沒有達到的東西。這是很可笑的。

請看芬蘭的情形吧：芬蘭是民主國家，是比我們發達一些，文明一些的國家。那裏正在發生無產階級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進展情形是很特殊的，是比在我國困苦得多。芬蘭人受過了德國專政的壓迫，現在又受着協約國專政的壓迫，由於我們承認民族自決權，而使那裏的分化過程容易進展一些了。我當時在斯莫爾雷必須把正式文書交給

那個起過劊子手作用的芬蘭資產階級代表斯潤胡德——意譯就是「豬頭」——時的這番情景，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他很客氣地握了我的手，我們互相恭維了幾句。這是多麼不好阿！但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因為當時這資產階級欺騙人民，欺騙勞動羣衆，藉口說是大莫斯科主義者，沙文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撲滅芬蘭人。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

昨天我們對於巴什基爾共和國不也是必須這樣做的嗎？當布哈林同志說：「對於某些民族是可以承認這種權利的」，我甚至記下來了，在他所說的這張名單中，包括有霍屯督人，布西門人，印度人。當我聽到他所列舉的這張名單時，我就想到：布哈林同志怎麼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記了巴什基爾民族呢？布西門人在俄國境內是沒有的，說到霍屯督人，我也沒有聽見過說他們冀望成立自治共和國，但是在我國有巴什基爾人，基爾吉茲人及其他許多民族，這些民族的自決權，我們是不能拒絕承認的。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居住在舊俄帝國境內的民族都不能拒絕這點。就假令巴什基爾人在我們幫助下會推翻他們底剝削者，但這只是在革命已經完全成熟了的地方才能做到。並且要做得很謹慎，以免我們的干涉會阻礙我們所應當促進的無產階級分化出來的過程。試問我們對於那些至今還處在阿訇影響之下的基爾吉茲人，烏茲別克人，塔什克人，土爾克明人有何

麼辦法呢？在我們俄國，居民有過與牧師周旋的長期經驗，所以才幫助我們把這些牧師趕掉。但你們知道，新婚姻法至今還執行得很壞。我們是否可以走到這些民族的人民跟前，向他們說：「我們要打倒你們的剝削者」？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他們還是完全服從自己的阿訇。這裏必須等待這一民族的發展，等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成份分化開來，而這種發展過程是必不可免的。

布哈林同志却不願意等待。他急不可耐地說：「爲什麼要等待？既然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我們還要這樣做呢？」這是帶鼓舞性的號召，並含有對我們道路的指示，但如果我們在黨綱中只宣佈這樣一點，結果便會不是黨綱，而是一張宣言了。我們可以宣佈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宣佈完全鄙視那些值得加以千百次鄙視的資產階級，可是在黨綱中應當絕對確切地寫出真情實況。只有這樣，我們的黨綱才會是無可爭辯的黨綱。

我們是站在嚴格的階級觀點上。我們在黨綱裏所寫的東西，也就是承認在我們寫過一般民族自決權的時代以後所實際發生了的事情。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共和國。當這類共和國已經出現之後，也只有按它們出現的程度，我們才能寫出像我們寫在這裏的此種

條文：「按蘇維埃式樣組織起來的聯邦國家」。蘇維埃式樣還不就是在俄國已經存在着的蘇維埃，但是蘇維埃式樣已在成爲國際性的式樣。我們所能說到的，僅僅到這裏爲止。再往前去，哪怕是再多進一步，再進一寸一分，就已會是不正確的了，所以在黨綱裏也就不能這樣規定。

我們說：必須顧計到這個民族是處在從中世紀制進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進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的哪一個階段。這是絕對正確的。一切民族都有權自決，不值得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門人特別提出來說。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至少十分之九，也許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適合於這種論斷。因爲所有一切國家都是處在從中世紀制進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進到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道路上。這是必經的道路。再說多一點便不行了，因爲再多說，便會是不正確，便會是不合乎實際情形。勾去民族自決字樣而寫上勞動者自決字樣，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爲這樣的提法便是不顧計各民族內部的分化經過着如何困難，如何曲折的道路。在德國，這種分化的進展情形是與俄國不同的：在某些方面進展得快些，而在另一些方面則進展得慢些，並且還是經過流血的道路。在我國，如像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的這種怪誕思想，是任